

语言情态与词汇语义

——评 И.Б. Шатуновский 的语言情态观

薛恩奎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情态性一直是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关注的问题。但语言情态与逻辑情态有很大的不同, 语言中有很多不确定性。语言要表达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不同的层面对语言有不同的规范和不同的制约条件。本文以俄罗斯语言学家 И.Б. Шатуновский 的《句子的语义与非指称词》中的语言情态观为分析对象, 讨论语言情态的类型与情态词的语义关系和句法表达形式。

关键词: 语言情态; 情态类型; 行为类型

中图分类号: H35

文献标识码: A

1 语言的情态和逻辑的情态

情态性概念在逻辑学中具有悠久的历史, 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情态性也是语言学家广泛关注的问题。但是, 自然语言中的情态性概念与逻辑学中的情态性概念还不完全一样。首先是词汇的不同。逻辑词汇是二阶语言, 二阶语言有严格的定义, 具有单义性; 自然语言词汇是一阶语言, 没有严格的定义, 具有多义性; 逻辑语言通过自然语言定义, 不存在语义和句法结构上的重叠; 自然语言通过自身定义, 在语义和句法上存在很多冗余现象; 逻辑学追求理想化、结构化的概念, 自然语言因自身的特点, 存在多义性、模糊性。自然语言总是追求结构的经济化, 表达手段的多样, 追求有限手段的无限运用。自然语言中的“情态性”是一个“元概念”(метапонятие), 要通过自然语言一系列词汇来体现。“这些词汇的意义是由静态动词‘есть (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派生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 它们也是情态系词”。(И.Б. Шатуновский 2001: 149) 自然语言中情态词汇群的意义与三个主要情态概念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невозможность*,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相对应。情态性既涉及抽象层次的概念关系分析, 又涉及具体层次的词汇常体意义和句法表达手段。“可能世界”语义学是描写一些互为关联的“可选世界”, 描写世界可能的选择状况。可能 P 被定义为: P 在某些(至少在一个)可能世界中为真; 不可能 P 在所有可能世界中为假; 必须 P 在所有可能世界中为真。因为, “真”是判断句的属性, 而不是事物的直接状况。(Г.В. Лейбниц 1983: 13) 但是, 在自然语言中则有不同的情况, “在自然语言中, 说‘P 可能、不可能’等指的不是判断性句子, 而是事物状况本身。对自然语言而言, 更为合适的不是 *истинно* 模式, 而是 *имеет место, есть* 模式: 如果 P 在某些(至少一个)可能世界中发生、存在, P 可能; 如果 P 在所有可能世界中不存在 (= 非 P), P 不可能; 如果 P 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发生 (= 没有选择项), P 必须”。

(И.Б. Шатуновский 2011: 150) 抽象层次的情态概念具有量词的属性特征, 但其量化的领域不是现实的客体, 而是可能世界。自然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跨越在可能世界和现实世

界之间，说话主体“人”的思想总是在可能与现实之间摇摆。我们的知识和认识能力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判断总是存在无限的不确定性。客体的存在或不存在，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其存在与否取决于现实状况：或存在，或不存在。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知识和认识能力，我们就能确切知道，一个事件发生或不发生。一个事件或发生，或不发生，没有中间现象，而说话人的想象总带有某种主观可能性，选择性。概率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本身对所了解的状况和所掌握的知识不确信。可能性、选择性是我们思想中的一种判断，与现实状况并不具直接联系，现实中不会发生“可能”。“可能”是依据说话主体的知识积累和认识能力，对现实未来的一种判断。Он может приехать.一方面 是客观的描述，但这种客观性是“发生”在相应语句的时刻，因为“客观可能性可以和世界在时间中的客观变化、运动一起出现、消失”。(Т.В. Булыгина, А. Д. Шмелёв 1992: 138) 另一方面，实体动词 приехать 的时间是不确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与现实状况未必相符合。所以，语句仍然带有主观情态特征。而 Возможно, что он придёт.则不同，因为 возможно 是一级元概念情态词，在相应语句的时刻，已清楚表明说话人的主观情态，即使实体动词 приехать 获得确定的时间，仍不能排除 P 与非 P 的两种可能性：Возможно, что он пришёл. Возможно, что он не пришёл.

2 主观的情态与客观的情态

“可能性”的情态意义与“必须”、“希望”意义一样，是一种潜在的语义变体。“可能性”的语义说明在说话时刻(语句时刻)的现实情景的状况，但具有成为现实的先决条件(说话人的主观判断)。体现“可能性”情态意义的语句不是说明静态的事物状况，而是一个隐性的动态情景。只是主体与其特征之间在说话当下还缺乏直接的联系，但已具备实现这种联系的条件。例如 Я могу учиться дальше.一方面，说话人的认知状况只是他对客观 P 本身所作决定的来源，如果他有足够的信息，确信 P 或非 P，他会直接说，P 或非 P。Я могу учиться дальше.的必要客观条件是 Я сдал экзамен в вуз.这一事实从客观上为 учиться 提供了先决条件。如果说话人没有足够的信息，不能确信 P 或非 P，他会说：Возможно, P; 或 Возможно, 非 P，在两者之间徘徊。主观可能性与客观可能性在时间上有很大的不同。一般情况下，当情态动词 мочь 与实体动词组合时，无论情态动词的时间如何，实体动词描述的都是将来的行为。“在典型的客观可能性情景中，情态谓词所属时间先于 P 的时间(P 为相对或绝对将来时)；主观可能性 P 的时间与可能性谓词的时间随意组合：Возможно, (что) он приехал вчера / придёт завтра.”(И.Б. Шагуновский 2011: 153) 但是，当 P 获得确定的时间，表示实现的行为时，P 不能处于交际焦点，不能被主观化。不能说：*То, что он уже приехал, возможно; *Невозможно, что он уже приехал. И.Б. Шагуновский 认为，可能世界在自然语言中被认为是现实世界“分裂”为可选世界(事件状况)的结果。就客观可能性的本质而言，它是一个动词语义范畴，以时间域为前提。在时间 t_1 是可能的，在时间 t_2 有可能成为现实的。在这个意义上，可能性与现实性相关。然而，“可能的”是可能的，也只有当且仅当它成为现实之前，才是“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可能性与现实性在自然语言中是相互排斥的。(И.Б. Шагуновский 2011: 155) “如果 P 为真，P 同时总是可能性”在自然语言中是不成立的；如果 P 为真(现实的)，在自然语言中不能说它是可能的。只有当 P 还没有发生，在时间域中还没有达到选择 P 可能实现，可能不实现的那一时间点的时候，才能无条件地说，P 是可能的。已经发生的 P 就不再是可能的。

3 双向的可能与单项的可能

可能性与必须性的相互关系也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源自 Аристотель 的“双向”可能性观点。此观点认为，可能的是指它不是必须的；如果它是已固有的，那么由此不能得出任何不可能的。(Аристотель 1978: 142) 因此，情态性被解释为有可能的、不可能的、必须的三个相互排斥的选项构成的全域：如果 P 是可能的，那么它不是不可能的，也不是不必须的；如果 P 是必须的，那么它不是不可能的，也不是可能的。可能的 P 不仅意味着

在某些可能世界中存在着 P，还预示在某些可能世界中存在着非 P，P 是可能和非 P 是可能的意义同一。由此推导出可能性的双向性特征。另一种是源自 Теофраст 的“单向”可能性观点，可能性被定义为非不可能性。(P. Фейс 1974: 18) 可能的 P 既可以是非必须的 P，也可以是必须的 P，P 的必须性蕴涵着可能性。这意味着“可能的 P”表示：P 存在于某些可能世界中，并不预示它不存在于某些可能世界中。否则，必须的 P 不可能同时又是可能的 P。И.Б. Шагуновский 指出，自然语言中的可能性与必须性是相互排斥的，可能性本身具有双重性。自然语言中的可能性如没有非 P 的对立则不可思议。由于世界“分裂”为不同选择项而产生可能性，选择项之所以成为选择项是因为它与另一些选择项相对应。单一的现象不能成为选择项，没有选择项也就没有可能性。И.Б. Шагуновский 进一步指出，在自然语言中将“可能性”解释为双向性并不意味着由 P 的可能性推导出非 P 的可能性。(И.Б. Шагуновский 2001: 155—156) 为了说明这一点，И.Б. Шагуновский 列举了这样一个例证：当某人从自行车上摔下时，我们可以说：“他可能把手摔坏。”但是，如果说：“他可能不把手摔坏。”则感到异常。自然语言是由 P 和非 P 选择的对立而构成的双向“可能性”，而 P 的必须性不仅不隐含 P 的可能性，反而排斥这种可能性。如果说 P 是不可回避的，就不能同时又说 P 是可能的。但是，有一点极为重要：当我们说，P 是必须的，不能同时又说，P 是可能的，因为自然语言中的情态性有不同的类型，分为不同的层次。更确切地说，P 在某一层面上是必须的，不能在这个层面上又同时是可能的；P 在某个意义上是必须的，不能同时在这个意义上又是可能的。然而，自然语言中在同一时间域展示两种不同情态性的现象极为普遍。这种现象、这类语句并不是与以上观点相悖，而是两个层次的不同情态特征聚合在同一时间域的结果。

像 X не только может, но и должен P; X может и должен P; Можно и нужно P 这样的句子模式在俄语中极为普遍。例如：Россия может и должна ответить защитой своих закон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语句中 может, должна 在同一时间域展示了两种不同的情态关系：может 从客观层次展示了主体的可能性特征；должна 从道义层次说明了主体的必须性特征，可能性与必须性合一是因为它们处于两个不同的情态层次。

4 可能性与 P 的性质

一般情况下，动词 мочь 在其所有的用法中都保留着“可能性”的常体意义：“在某些（至少在一个）可能世界中 P；在某些（至少在一个）可能世界中非 P”=“在一些世界中 P；在另一些世界中非 P”。(И.Б. Шагуновский 2011: 170) 但是，мочь 的意义与 P 的性质有密切的关系，мочь 具有类型化用法，与什么类型的 P 搭配，мочь 的情态意义也有所不同。(И.Б. Шагуновский 1989: 163)

自然语言中对行为而言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区分“可控性”(контролируемость)和“不可控性”(неконтролируемость)。可控的 P 指的是这样一些 P，实现或不实现这样的 P 取决于主体“人”的意志、理智的选择。只有当主体选择了 P，这样的 P 才可能会发生。如果主体没有选择这样的 P，P 就不会发生。例如，зажечь спичку, пошевелить рукой, сгибать вилки 等等。如果没有主体的选择，“划火柴、抖手、弯叉子”的行为将不会发生。但是，应注意一个重要的因素：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主体选择了 P，P 就会实现。因为，还存在另外一种制约 P 实现的因素，这种因素一方面来自主体本身，另一方面来自客体或周围环境。但这些行为无论是否成功实现，只要发生，都是主体意志控制的结果。如果没有主体的选择，P 是不会发生的。从 P 的属性特征方面来看，这类谓词的词义结构中包含主体意志对行为控制的必有元素，这种可控性是 P 的一种属性，它总是受制于主体的意志。另一方面，尽管主体选择了 P，并努力去实现 P，但最终可能毫无结果。这是由于可控性另一种特征“效果、效应”的作用。因为选择本身是把效果、效应作为选择的目的。这种可控性是主体的一种能力属性。当我们说，主体选择了 P，不仅是指主体实现了意志行为，还指所选择的目的：效

果、效应。可控 P 一般表示为：“主体选择了 P，因此 P”，但有的 P 是选择的直接效应，有的 P 从选择到效应之间有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如中间环节链中断，则效应不会出现，而选择已完成，已体现了主体的意志行为，但 P 的整体行为没有完成。理想情况下，主体选择了 P，则 P，但有时也会出现：主体选择了 P，则非 P（这里的非 P 应该是 P 的效应、效果，而不是 P 本身）。非 P 表示 P 没有实现，P 没有实现并不影响 P 的可控性特征，而是具体的、单个的个体（选择的主体）能力所致。例如举重运动，有的选手举得起 100 公斤，有的选手举不起 100 公斤，但并不影响“举重”是可控 P 的性质的认定，没有成功只是个体选手的能力所致。个体能力也是一种“可控性”，И.Б. Шатуновский 认为，这种可控性可以是完全的或部分的。（И.Б. Шатуновский 1989: 161）对单个主体而言，完全的可控性总是可以转换为必须性：如果主体选择 P，则 P，相等于如果主体选择 P，那么必须 P；部分可控性总是可以转换为可能性：如果主体选择 P，那么可能 P，也可能非 P。

部分可控性并不是 P 本身的属性，而是另一些因素导致 P 不能完全实现。一方面是与主体能力相关的因素，另一方面是与环境不可预见相关的因素。语言中有些可控性动词的部分可控性是一种恒常的语义特征，是词义结构中的预设成分。例如 *дозвониться, сломить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е* 等，类似的动词不能用于选择必须性控制的情景。因为 P 的实现或不能实现不是取决于选择主体，而是一些不可预见的因素，这些不可预见的因素正是部分可控性的特征。可控性与不可控性的概念在自然语言中的区别显而易见。例如可控的 P 有：*переплыть реку, защитить диссертацию, сходить за хлебом, шить костюм* 等等；不可控的 P 有：*очутиться, заболеть, умереть, пронуться* 等等。但是，可控 P 与不可控 P 在词汇的语言表达层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例如：*упасть, толкнуть кого-либо, наступить кому-л. на ногу, разбить стакан* 等等。这些语言表达式既可以表示受主体意志控制的可控行为，也可以表示不受主体意志控制的不可控行为。Ю. Д. Апресян 认为，这类动词，如果没有专门表示有目的或无目的的标记词说明，既可理解为有意识的行为，也可理解为无意识的行为。例如：*Большой моргнул мне. (= ...чтобы я обратил внимание); От яркой вспышки юпитеров большой моргнул.* (Ю.Д. Апресян 1974: 176; 1995: 177) 前句的 *моргнул* 因为有附加标记词 *мне*，表示可控的有意行为；后句的 *моргнул* 因为有附加标记短语 *от яркой вспышки юпитеров*，表示不可控的无意行为。因此，类似 *разбить стакан, наступить кому-л. на ногу* 的语言表达式既可以与表示有意识、有目的的标记词 *нарочно, специально, намеренно* 搭配，表示可控的行为；也可以与表示无意识的偶然性标记词语 *случайно, не нарочно* 搭配，表示不可控的行为。然而，可控的 P，如 *защитить диссертацию, писать письмо* 等，如果发生，总是可控的行为；不可控的 P，如 *очутиться, заболеть* 等，如果发生，总是不可控行为。无论是可控的 P，还是不可控的 P 都不能与表示有意识或无意识意义的标记词搭配。一般不能说：**Он нарочно /случайно написал роман; *Он нарочно / случайно заболел.* 不能说的原因是：可控 P 与表示有意行为标记搭配是多余的意义重复，可控 P 本身即表示主体的有意行为；与表示无意偶然行为标记词搭配时，是一种自相矛盾：可控的 P 不能同时又是无意识的 P。不可控 P 不能与这些标记词搭配具有同样的原因。

5 可能性的基本类型

可能性是 P 的一种基本属性。P 的可控性由其本质属性推导出：主体的选择是实现 P 的必要条件。但是，远不是主体选择了 P，P 就能成功实现，要取决于客观现实的一系列条件。首先是取决主体本身的智力、体质等内部条件，例如：*Вася может поднять штангу весом 100 кг*；另一些是取决于周围客观世界的外部条件，例如：*Вася может есть чёрную икру каждый день.* 这些条件对 P 的实现都至关重要，任何一条不满足，P 可能不会实现。但是，外部条件与内部条件的界限往往并不十分清晰。带 *мочь* 语句可理解为包含主体的内部信息或周围世界的外部信息。因为影响 P 实现的信息并不包含在 *мочь* 的词义结构中，而是说话人根据

自己对 P 的主体的理解，对 P 的特征的了解，对周围环境所掌握的知识推导出来。一般情况下，说话者在说话之前已设定了这种推论：Вася может играть в шахматы. 对 Вася 具备下棋知识这一信息说话人应早有了解。

这类语句中说话人的知识推导形式为：“主体能够 P→（因为 Q）”；“（Q，所以）←主体能够 P”；“（因为主体能够 P）←如果主体选择 P，则 P”；“如果主体选择 P，则 P→（因为 Q）”；“（Q，所以）←如果主体选择 P，则 P”。

当我们说 Он может ударом кулака быка убить. 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他能一拳打死一头公牛”的可能性，而是想通过这种可能性验证说话人预先“设定”的关于行为主体的体质特征。根据 мочь 语句隐含的某些因素是来自行为主体，还是属于周围环境，可以将 мочь 区分出两种类型化意义：内部可能性意义和外部可能性意义。这两种意义并不是动词 мочь 的语义结构，而是说话人根据对主体、对环境所掌握知识的推论，是句法模式之外的信息。

主体能够 P——“主体的特性就是这样，如果他选择 P，则 P”；主体能够 P——“主体周围的环境就是这样，如果他选择 P，则 P”。例如：Вася может поднять 100 кг.; Вася может выпить галлон вина. мочь 在句中表示内部可能性：举重、喝酒人人都可能。但是，举一百公斤、喝一加仑酒并不是人人都可能，而是取决于个人的体质特征；Вася может есть чёрную икру каждый день. Сталин мог заключить соглашение с Западом. мочь 在句中表示外部可能性：每天吃黑鱼籽、与西方签协议并不是个人的能力，而是取决于外部环境、条件。

类型化意义往往固定在专门的一些词汇群结构中，推论性信息或环境信息是这些词汇群意义的一部分。例如 способный,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в состоянии, в силах 等等，它们表示在某些可能世界中 P 可能受制于主体的内部性质：Мост способен выдержать нагрузку в 100 тонн; Он способен на всё; покупательная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населения; пропускная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метро 等等。俄语的 уметь 具有更高层次的词汇化意义，它表示受主体如何做 P 的知识、技能制约的内部恒常可能性。动词 уметь 与 способный 不同的是，уметь 一般只和某些可控性 P 搭配，并且要求主体的动物性特征。

可能性元谓词 возможно 的称名化 возможность 在可控 P 文本环境中通常表示外部可能性，与 способность 构成对立。当与 способность 不构成对立时，也可表示一种内部条件：Человек должен хоть раз в жизни сделать что-то на пределе своих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元谓词的称名化形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常以分析型谓词 име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ес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н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и 的形式出现，表示恒常性特征。但是，与“出现、消失、使役”类动词搭配时，可表示临时的现实外部可能性，如 появилас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упусти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о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ю, лишитьс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等。称名“可能性”的名词还有 шанс, случай，常与动词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появиться 搭配表示外部可能性，例如 Подвернулся случай поехать за границу; Последний шанс тебе даёт судьба. 外部可能性常常是不取决于主体的意志，是客观环境致使的一种情态。因此，典型的外部可能性一般是由 можно 或 нельзя 构成的无人称表达式表达。“无人称性”正是 можно, нельзя 词义中包含的外部可能性特征。从表层句法看，语句中没有形式主语，即缺少表达 P 的主体的必有配价；从语义看，带 можно, нельзя 的语句的语义结构中缺少指示可能 P 的具体主体，意味着主体的不确定性、概括性。例如：Здесь можно (нельзя) купаться; Эту задачу можно (нельзя) решить сразу. 正是语句中没有出现 P 的具体主体，进一步衬托了外部可能性的概括特征，P 的主体可理解为一种共性量词：任何人。例如 Здесь нельзя купаться; Эту задачу нельзя решить 中 P 的主体指任何人，所有人。

当表层句法中有 P 的具体主体（第三格）表达形式时，带 можно, нельзя 的语句表达的是受 P 主体控制的内部可能性，一种特殊的“实用”可能性，例如：Больному можно есть что

угодно; Больному нельзя курить. 如果表层句中 P 的主体或 P 的其他语义成分处于概括性地位时, можно, нельзя 可理解为受类属主体制约的内部可能性, 表示某一类主体的属性特征, 例如: Без воды можно прожить три дня; Без воздуха нельзя прожить и пяти минут.

动词 мочь 用于不可控 P 的文本环境时, 可能性存在是依据某种先决条件。可控 P 语句实现的基本预设条件是主体的选择, 没有主体的选择, P 不可能实现。而不可控 P 语句实现的基本预设条件是这些条件本身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这些条件, 不可能实现 P。可控 P 和不可控 P 的常体意义是: 在一些可能世界中 P, (在另一些可能世界中非 P); P 或非 P 取决于条件 Q; 如果 Q, 则 P (如果非 Q, 则非 P)。例如 Мост может выдержать нагрузку в 100 тонн. 语句能够成为现实的前提条件是存在 Q: “大桥能够负载 100 吨重量”。如果没有这样的 Q 存在, 大桥就会垮塌, P 也就不能成为现实。可控 P 和不可控 P, 外部可能性和内部可能性与说话人或 P 的主体所处的句法人称形式也有一定的互动关系。当 P 的主体处于第三人称形式时, 句子的性质有不同的理解。Он может приехать на собрание. 可理解为 Он способен приехать. “来”或“不来”都取决于 P 的主体, 动词 мочь 表示可控 P 的内部可能性。如果从说话人角度看, 他不能控制 P, 语句的意思可理解为 Его приход возможен. 语句中的 мочь 表示不可控 P 的外部客观可能性。

6 情态性的层次结构

情态性总是对可能世界的描述, 即受某个条件 Q 的制约, P 可能、不可能、必须总是针对某个条件 Q 的状况, 具有一定的相对性。绝对情态性不受任何条件制约。可能的、不可能的、必须的总是隐含着可能世界中的选择项 Q, 并且 Q 是一个集合, 情态性正是在这个集合的基础上确定的。其语义结构为: “如果 Q, 则可能/不可能/必须 P”。例如: Только совместными усилиями можно преодолеть кризис; Вася мог бы выиграть этот матч, если бы хорошенько подготовиться. 条件 Q 是一种非现实的假设条件, 如果成为现实就不再是条件, 而是一种实际的原因: Вася выиграл этот матч,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 хорошо подготовился.

语言中根据 Q 的制约方向, 有两种语言模式: 由潜在的原因 Q (条件) 到潜在的结果 P; 或由潜在的结果 P 到潜在的原因 Q。在条件句子中 P 和 Q 都不是现实的, 句子所表达的 Q 是在实现 P 和 Q 的情况下解释为原因 (潜在的原因), 是先于 P 的另一事物的状况; 而 P 的状况可称之为“潜在的结果”。潜在的原因表示 P 和 Q 中的一个“成分”, 这个“成分”在语句中表示条件情态性; 潜在的结果表示 P 和 Q 的一个“成分”, 这个“成分”在语句中表示目的情态性。例如: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сделать рагу из зайца, необходимо иметь зайца; Мне необходимо выйти в час, чтобы успеть на лекцию.

在情态性范围内, 与主体的选择有直接关系的情态性占有重要的地位。可能、不可能、必须都与主体的选择相关, 在可控 P 的情况下, 选择 P 必然会引起 P 的现实化。相应地, 可能、不可能、必须也就是 P 本身。选择的本质属于可能性领域, 选择只有在有所选择的情况下才成立: 选择或不选择 P。选择情态性的重要方面是限制主体选择的条件。根据选择条件的类型而区分出不同的情态类型。限制主体的条件可能来自道德伦理规范, 或法律法规。如果所有符合道德规范的 P 是必须的, 主体选择 P; 如果没有符合道德规范的 P, 即 P 在道德规范上是不可能的, 主体不能选择 P; 如果有些符合道德规范的 P, 主体有可能选择 P。有些制约条件是没有文字形式的、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道德伦理规范, 大部分是形成文字形式的法律、法规。遵守这些制约条件被认为是一种道德规范, 从而产生道义情态性。但是, 遵守、不遵守这些条件不具有必须性。语言中违背这些制约条件的语句并不少见。例如: Жаловать вы можете — это ваш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 Убить его вы не можете. 动词 мочь 在句中表示道义情态性、外部的客观情态性。

在道义情态性中有些限制规则是绝对的外部可能性、不可能性或必须性。如结婚、离婚

等契约性活动,这些活动的存在完全取决于这些活动的规则,否则这些活动本身也就不存在。任何一种规则都是叠加在绝对可控域之上的契约性限制,否则确定规则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中国象棋也好、国际象棋也好,如果不按规则行事,活动本身也就不存在。然而,实践中打破这种绝对性的情况也非常普遍。因为除了一些物理现象的规则以外,大部分道德规范,包括法律法规对 P 的主体是必须的,但对 P 本身并不是必须的。Убить его вы не можете. 中 мочь 表示外部可能性,要遵守法律法规,所以不应该 P; 动词 мочь 还可以表示内部可能性, P 的主体未必没有能力实施 P。在公共场所我们常可以看到 Курение запрещено 的字样,但是,如果有人此时在此地抽烟,他仍然可以实施抽烟的行为。

除了叠加在主体的选择规则之上的限制以外,对主体本身有利或有弊叠加在选择之上的限制也很普遍。有利或有弊是以事物 Q 对主体有利或有弊的状况形式存在。P 是必须的、可能的或不可能的正是为了获得或避免 Q: Вам нельзя курить——不应该 P 是为了避免 Q: 有害健康; Нет, больше двух рублей я не могу дать——Q 是超过 2 个卢布以上的数额。大部分情况下, Q 的内容不能通过 P 推导出,需要附加语句说明,例如: Я не могу пойти в кино, я должен готовиться к экзамену. 句中主体不选择 P 并不是 P 本身对其“不利”,而是根据附加句中的 P 推导出 Q (= 时间)。准备考试需要时间,花费时间看电影而影响考试是一种损失。主体选择或不选择 P 是为了获取 Q 或避免 Q,从这个意义上说,语句表达的是一种实利情态性(утилитарная модальность)。俄语中实利情态性典型的词汇标记是 необходимо, надо, нужно; 而道义情态性的词汇标记是 можно, нельзя. Вам необходимо завтра к 10 часам утра явиться к прокурору. ——必须 P, 否则会有不好的 Q 出现; Все сотрудники института обязаны прийти на субботник к 10 часам. ——道义上的一种职责。

7 必须情态性语义场

在必须情态性语义场中, должен 一词占有主导地位,它的初始意义表示绝对的,没有任何条件的必须性: Империя должна развалиться, процесс этот задержать нельзя. 在绝对必须性中 P 是不可控的,绝对必须的 P 是指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发生的 P,无论主体选择 P 或非 P。俄语中表示绝对必须情态性词汇的主要有 неизбежно, неминуемо, непременно, обязательно 等。从逻辑角度看,词汇 неизбежно 比 должен 的意义更为复杂,它具有紧缩的逻辑关系,其陈说部分是对可能致使非 P 的否定: 必须 P=不可能非 P。带有这些词汇的语句中总是隐含共性质量词“任何主体都不能致使非 P”: 任何主体,无论他选择 P 或非 P, P 总是会发生; 如果主体选择非 P, P 仍然会发生。

除了绝对必须情态性以外, неизбежно, неминуемо, непременно, обязательно 还可以表示有条件的相对必须性: Если завтра не последуют конкретные меры, решительный поворот от слов к делу, то крах неизбежен. 这是它们与 должен 所不同的地方: должен 不能用于有条件必须性。一般不能说: *Если металл нагреть, то он должен расширяться. 在道义情态性中 должен 也是高频词之一,它一般用于可控 P 的文本环境。制约主体选择的因素 Q 一般是伦理规则、法律条文、工作职责等。制约因素 Q 可以是显性的,也可能是隐性的: Ты отказаться не можешь, ты должен кончить партию; Согласно существующему закону, вы должны в трехдневный срок по прибытию подать в органы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заявление. 等等。一般情况下,隐性的 Q 比显性的 Q 语句表示的特征更加绝对化。道义情态性的显著特点是: 选择 P 与不选择 P 之间总存在着冲突,主体的愿望和直接动因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一般来自规则 Q 对主体选择的限制,使主体的意志总偏向某一选项。规则 Q 正是为了保障主体的选择偏向公众利益的一面,专门让某个人按照自己的利益、愿望行事是没有意义的。

当 должен 表示主体的某种职责时,可以与专门的词汇 обязан 互换: Осуждённый обязан (должен) делать то, что ему велят. 道义情态性中的 Q 一般都是某些道德、法律规范。还有

一些 Q, 表示某种“技术操作”规则, 这时的 должен 不能与专门表示职责的 обязан 相互替换。Вы должны (≠обязаны) вычеркнуть из бюллетеня фамилию того кандидата, против которого вы голосуете. 限制规则 Q 的内容对 должен 的意义有重要的影响。当 Q 表示叠加在 P 的必须性之上, 来自预先的工作安排对主体选择的限制时, должен 表示“计划必须性”。计划必须性的子类很多, 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Поезд должен прибыть на станцию в 15:00; Магазин должен открыться в 8 часов; По плану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угла должно в будущем году возрасти на 15%; На этом же Пленуме должен был решиться вопрос о руководстве. 与道义必须性不同的是: 计划必须性中 P 的主体不是单个的个体, 可控性是一种集体行为, 不受其中的任何一个单个个体控制, 如生产计划、会议时间、火车时刻表等不取决于个体的控制。

Q 是创建客体过程中的一种设计需要, 而语句中需要就是一种必须性。P 的主体不能直接控制 P, 在表层句法中 P 是不可控的, 而是间接受客体的创建者控制。因为客体是人工设计的产物, 所以 должен 所表示的这种必须性称为“设计必须性”, 如 В реактор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не меньше 16 стержней; В учебном план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указано количество часов, отводимое на изучение каждой дисциплины.

Q 还可以表示完全不可控 P 的过程的某种规律, 对 P 的制约是来自对这些规律性的遵守。句子中 должен 表示的必须性可称之为“规律必须性”。Заметнение луны должно наступить в три часа; При падении с такой высоты стакан должен был разбиться. 但是, 同一语句因说话人的着眼点不同、对 P 的主体所掌握的知识不同, должен 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情态意义。Вася должен выйти из дому в 6 часов. 瓦夏每天在这个时间出门, должен 表示规律必须性; Вася должен выйти из дому в 6 часов. 瓦夏应该在这个时间出门, 事先约定的, должен 表示计划必须性。但是, 当行为主体以第一人称形式出现时, 排除了规律性情态意义, должен 只能理解为计划性情态意义。在 должен 的用法中还有一种特殊的情态意义, 一种特殊类型的实利必须性, 句中的 должен 是一种使役用法。可控的 P 表示达到或避免 Q 的一种手段。但是, 与实利必须性情景不同的是, 这里的 P 并不是达到或避免 Q 的唯一手段。因为在选择时刻发生另一现实事件或存在另一现实状况 (Z) 消除了其他的手段, 使 P 成为达到或避免 Q 的唯一必须手段。例如: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добраться до работы, Вася должен сделать две пересадки. 必须的 P (=到达工作地点): 工作为了挣钱 (= 有利的 Q); 因为城市的交通结构现状就是这样, 到达工作地点必须转两次车 (= 现实状况 Z), 排除了 P 的其他途径, 使另一 P (= 转两次车) 成为到达 Q 的唯一方式。再例如: Пошёл дождь, и экспедиция должна прекратить работу. 避免损失 (= 不好的 Q) 的方式 (= P) 很多。但是, 现实状况 Z (= 下雨) 使 P 成为避免 Q (= 不好影响) 的唯一方式: 必须的 P (= 停止工作)。

使役必须性的特点是: 现实状况 Z 致使主体必须选择 P 避免 Q。一般情况下, 使役性必须 P 中的 Q 都是不好的, 否则主体不会选择 P。同等条件下, 主体总是选择对其有利的选择项。因为出现现实状况 Z 排除了其他选择项, 使得主体不得不选择 P: 必须转两次车; 必须停止工作。当主体选择 P 时, 他知道 P 对他不利。但是, 为了避免非 P 可能导致更大的不利, 他只能选择 P。这是 должен 和 надо 的“致使”意义在句法上的制约性: 因为 Z 的出现, 使 должен 和 надо 获得了“致使”意义; 而对 вынужден, пришлось 而言, “致使”意义固定在词义结构之中: 在任何情况下带 вынужден, пришлось 语句的主体都是致使对象, 不得不选择 P。

参考文献

[1] Апресян Ю.Д. Интегральное описание языка и системная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M].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 культуры, 1995.
- [2] Апресян Ю.Д. Лексическая семантика[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4.
- [3] Аристотель Первая аналитика. Соч. В 4-х т. Т2. [М].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78.
- [4] Булыгина Т.В. Шмелёв А.Д. Модальность[A]//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языке: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ая модальность, деиксис[C].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2.
- [5] Лейбниц Г. В. Сочинения в 4-х. т. Т 2[M],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83.
- [6] Фейс Р. Модальная логика[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4.
- [7] Шатуновский И.Б. Пропозициональные установки: Воля и желание[A]//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языка: Проблемы интенциональных и 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их контекстов[C]. Москва: 1989.
- [8] 沙图诺夫斯基 И.Б. 句子的语义与非指称词 (薛恩奎译)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Language Modality and Lexical Semantics

—On Language Modality View of Russian Linguist Shatunofski

XUE En-kui

(Centre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Modality has been the interest of linguists and philosophers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language modality is very different from its philosophy counterpart. There are many uncertainties in language. All aspects of social life are expressed in language; different aspect has its own regulations and constraints on languag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view on language modality in *Sentence Semantic and Non-referential words* by Russian Linguist Shatunofski, and analyzes types of language modality, semantics of modal words and its syntax forms.

Key Words: language modality; types of modality; types of action

基金项目: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俄汉信息处理的语言模型策略”(08D036)及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俄语动词语义范畴与句式构造的互动关系研究”(1154Z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薛恩奎(1954—),男,安徽庐江人,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外语学刊》主编。主要研究方向:计算语言学、俄语语义学、计算机辅助外语教学多媒体应用技术。

收稿日期: 2011-04-07

[责任编辑: 新铭吉]